



凤山情思

苏宇霖

大暑过后,几场夏雨初歇,傍晚的天空格外澄澈,习习凉风拂过,心头蓦然一动:何不驱车再上凤山?已有四载未曾登临了。

山路蜿蜒陡峭,电动车也需步步助力。约莫二十分钟,涵虚阁终于映入眼帘。这座由县委、县政府建造的三层楼阁,静立山间。登上顶层,凭栏远眺,龙飞凤舞般的县城新貌尽收眼底,也悄然牵动了了我深藏心底的凤山情思……

记忆回溯到2004年11月1日,时任县长尤猛军率队检查重点项目建设,暮色初合时登临凤山。在在建的涵虚阁前,尤县长忽对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唐建华与我言道:“此阁三层,需三副楹联刻于石柱。我们三人各作一副,近日内完成。”接下任务,我辗转难眠,苦苦构思。翌日夜,大雨滂沱,我驱车至涵虚阁。雨后的县城,河滨两岸灯火经雨水濯洗,愈发明亮璀璨。我兴奋地抓拍数帧,合成一幅《凤凰飞翔世界》照片。凝望间,蓝溪穿城而过,三弯回转,尤以环抱县政府那弯最为灵动,恍若玉带缠腰。刹那间,灵感迸

发:“山水抱怀太极图中生大象,凤凰展翅地球村里尽蛟龙。”如今,这三层阁楼柱上,分别镌刻着尤县长的“千峰紫郭立,一水抱城来”,唐主任的“上青嶂下碧湖历历山川谁可乐,前古人后来者悠悠天地我何为?”以及我的这副联。三副楹联,为涵虚阁注入了深厚的文化意蕴,引人驻足,发人幽思。

随着凤山荣膺3A级景区,城东水闸蓄水成湖,“游龙湖,登凤山”已成安溪必游胜景。两岸华灯映照,导游口中的“安溪八景”,令人沉醉。犹记2007年5月6日夜,我陪同省委原书记、省政协原主席陈明义夜游龙湖,竟有长鲤跃入船舱,此情此景,促我即兴赋诗二首,更难忘登临涵虚阁顶的夜晚,俯瞰安溪,沿溪灯火如巨龙腾飞,直向东方,令所有观者惊叹不已。

追溯更早的1982年,为撰写革命斗争史,我知悉凤山制高点曾有一处险要的战时工事。2000年“茶文化节”期间,登临一探的念头愈加强烈。11月23日上午,我约上宣传部的人员徒步攀登。彼时的凤山,山上果树稀疏,坟茔散布,我们汗流浹背地攀爬一个半小时方至山顶。当时便想:若能修路上山,建成景区该多好。未曾想,这夙愿早已成真。足见当时县委、

县政府的远见卓识——深知经济发展,文化当先。唯有文化,方能穿越时空,历久弥新。

此刻,更深深感佩于开先县令詹敦仁选址的智慧。他慧眼择定这背倚凤山、面朝笔架、蓝溪中贯的宝地建县。据载,詹公曾踏勘湖头,见其平旷环山,景致秀美,然东北山形似猴,风水不宜;又至光德仙苑,西北水湖山有“飞天白鹤”穴,主飞腾万里,却嫌西南溪流细小,格局难称。踌躇间,宿于破庙,梦中得白发老翁指点:“飞天白鹤虽好,难沐朝阳。既有此心,何不往落凤之地建城?”詹公惊醒,次日寻至参内岩岭,见满山茅草皆倒向东南,循迹攀登至凤髻山(向天罗),俯瞰之下,龙脉自岩岭绵延而来,左右二峰如凤翼舒展,詹公大喜:“好一只活凤,飞凤朝天,真祥瑞之地也!建城于此,必得繁荣!”天遂人愿,安溪县城由此奠基开建。

凤山,是安溪人民心中的圣山,亦是我魂牵梦萦之地。忆起1981年我在县委办工作时,主任周碧梧曾吟诵:“征途如登万仞山,山外青山天外天。前边尽有无穷趣,只有功夫不断

间。”如今,四十五载倏忽而过,勤劳勇敢的安溪儿女,正是心怀“山外青山”的远志,一步一阶,不断攀登,终使家乡旧貌换新颜。正如习近平同志2000年在《管理世界》增刊中所总结:“几年来,安溪人民自强不息,团结奋斗,艰苦创业,发挥优势,走出一条具有安溪特色的脱贫致富之路。”这“团结奋斗”四字,何其精当!正是历届班子薪火相传,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与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,接续拼搏,方成就今日“争当山区第一县,挺进全国五十强”的宏图;而“安溪特色”,既是对过往辉煌的肯定,更是照亮未来的明灯。为此荣光,我们自豪;展望前路,我们更当砥砺前行发!

安溪的明天,必将如那展翅的凤凰,翱翔于更加辽阔的天际!

绊住了脚步。大厝是传统的闽南燕尾脊架构,大门口的三级台阶用石雕砌成,这在当地极为少见。据说这里的大户人家利用离渡口近的便利,从泉州买来石砬石雕,从海外运来瓷砖等建筑材料经刺桐港运到此处。

大厝门前几棵老荔枝树,皱纹深刻,枝叶“沙啦啦”低语,仿佛诉说着昔日肩挑手提、商旅络绎的繁华盛景——一幅鲜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从渡口的这边沿着清水岩大桥走向对岸。站在桥中间,望着晋江从大山深处浩浩而来,心胸仿佛被晋江之水洗涤,一下子变得清爽开阔,脑海中也顿时莫名生出“浩浩汤汤”这个词来,我冒出一句:这里看来也不输给长江。同行的人笑了,他当然不知道我说的是我这时对晋江水独特感受。

从桥上到桥下只有几步之遥。下到桥下,感受古渡口吹来的风。河滩上躺着两艘钢管做成的船排,闪着白晃晃的光,就像两艘没有灵魂之船的躯壳。我还是喜欢竹制的或者木制的船,因为它们身上有植物留存的温度。

渡口的河床上大部分已被茅草侵略,小部分被种上了香蕉、地瓜、玉米等农作物。岁月的包浆点缀着河岸边的鹅卵石。陪同参观的老刘介绍说,他小时候目睹过渡口热闹的景象,那时一拨一拨的船夫拉着逆流而上的船只,不懂事的小孩还编了一个顺口溜:“拨船九,嗯哦号,褪衫褪裤掇嘎走。”随着时代的发展,陆路逐渐取代水路,古渡口也慢慢湮没在历史的烟雨中。时间越久,越让他感觉有保护古渡口的责任,所以他不允许任何一个村民来挖走渡口的一块石头,有的人不理解就说他:一块破石头有啥好保护的,真是个傻子!

是啊,正是因为有许多像老刘这样的“傻子”,我们的众多文物才得以留存下来。渡口榕树成荫,盘根错节的榕根紧紧拥抱着溪岸的鹅卵石,宛如忠诚的卫士,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每当看到有榕树枯萎,老刘便会第一时间买来榕树苗补种,用心呵护这里的一草一木,防患于未然。

立于古渡口,一阵清凉的风掠过。心神恍惚间,这风,是宋元的遗韵,还是明清的余响?它跨越漫长光阴,带着古老的气息,与我于此相遇。能与这穿越时空的风对话,是何其难得的因缘与幸事!

风过古渡口

白丽虹



掌温里的茶山

李志宏

雀,扑棱扑棱掠过茶林,把绿意搅得更浓。

初制厂里,竹制茶筛在墙角排成弧形,像一弯蓄着茶香的月牙。茶师傅正调试智能炒茶机,金属的光泽与竹篾的温润相照,倒像是新茶与老茶在说话。晾青室的竹匾里,鲜叶正舒展着打盹,师傅抓起一把在掌心轻掂,“家乡的茶自带三分傲骨,高香藏在叶脉里,鲜爽锁在嫩芽尖,少一分火候都不肯显露真性情。”

许师傅的乌龙茶非遗传习所设在土楼,退伍后的二三十年,他把军装换成了粗布衫,却仍带着军人的执拗,介绍自己

时,他总说自己是一名“傻兵”。“当兵时练瞄准要屏息静气,做茶也一样,分心半秒就会败了茶性。”示范摇青时,竹匾在他手中转出的弧度,竟与茶史馆古画上的摇青图丝毫不差,青叶在竹篾间翻滚的姿态,像一群被春风吹动的绿蝶。“火太急会焦了心气,太烫又锁不住茶香。”他炒茶时赤手翻动茶叶,动作比太极还柔,掌心与铁锅相触的瞬间,烫意顺着指腹漫上来,他却像握着一团流动的绿云,指尖轻拢慢捻,能辨出每片叶子在高温里舒展的节奏。

溯茗源基地的茶林藏在云雾深处。我们沿着茶农踩出的山路往上走,975米的山坡上,苔藓浸着露水,石阶被岁月磨得发亮。细品茶汤的刹那,兰花香突然从舌尖窜到鼻腔,像是山涧的清泉冲开了藏满花香的陶罐,整座山的春天都顺着喉管往心里钻。我盯着大门口石头上“缘源圆”三个字出神,许总莞尔:“缘是人与茶的相遇,源是感德的山水根脉,圆是我们这群人要品茶做好的初心。”我忽然懂了:一

泡好茶要正本溯源,寻得到根、接得住脉;能在唇齿间遇见这样的山水,是缘;一群人守着初心把茶做好,便是圆满。

车间里的师傅们围坐成圈,和我们说着“与茗同行”的蓝图时,窗外的阳光正落在新添置的设备上。“茶农把山伺候好,让茶树喝足云雾,我们守着锅灶和键盘,把茶香送进千家万户。”统一标准,抱团闯市场,师傅们尝到了甜头,电商平台上跳动的订单数字长得比春茶的芽头还快。

下山后,当我拿起笔,茶香漫过笔尖。这是一场关于传承的奔赴——茶人用掌心的温度焐热岁月,我们用笔尖的墨香记下时光,让文化的力量在唇齿与纸页间,生生不息。

生活的盐粒

林莹

这几年的日子,如被反复浸泡的旧帛,寻常得已经褪了颜色,茶汤般渐渐趋于寡淡。沉浮于这寻常岁月的波澜里,心中竟生出一层薄薄而细密的青苔。

书房窗台上,一小盆不起眼的绿植悄然摆放。当初不知从何处携回,随意置于书房,便被我遗忘,更谈不上精心侍弄。日复一日,它早已褪尽了昔日青翠,徒留几根枯槁的枝子,灰暗而无生气地指向天空。某日,我伏案“肝论文”至拂晓,揉眼抬头间,竟见那枯枝上似缀有零星点点新绿。走近细看,新芽竟真如初生婴儿般柔弱而倔强地冒出头来,叶尖上还带着一丝娇嫩羞怯的绒毛,稚嫩的叶脉里绿意初萌如游动的溪流。我屏住呼吸,指尖极轻地拂过那初生的叶芽,一丝微凉的生命感竟在指尖骤然迸发。原来枯槁深处,竟蛰伏着如此丰沛的生机。这一点点新绿,犹如粗砺的旧棉布上添了一针别致的绣花,霎时令整个凝滞的窗台活了过来。

日子依旧平淡流去。偶然某天,我循着一条陌生的小巷信步而行,巷子深处,藏着一家小小的旧书铺子。推门而入,尘封气息扑面而来,旧书层层叠叠静默拥挤,静候着与有心人重逢。我随手抽出一本泛黄旧书,书页轻翻之间,一行行娟秀字迹的批注赫然跃入眼帘,如同旧时光里偶然浮起的水泡,里面竟映着一个遥远的灵魂。彼时彼刻彼人读书时的情思,或击节称快,或心有戚戚,皆落笔成痕。书页边缘空白处,竟还画着一株纤细的兰草,笔触虽简却自有风骨。我凝视良久,恍然间仿佛看见一个素净的身影,正伏案于灯下,笔尖沙沙作响,一笔一画,皆是在抵抗时光洪流的无声记号。这一刻,我分明听见了另一个灵魂在岁月深处发出的回响。时光长河,原来正是由无数这样的瞬间连缀而成。

又一日清早,我去买鱼。附近的菜市,清晨的喧闹已如潮水般涌起。卖鱼摊前挤满了人,妇人粗壮有力的手臂在湿漉漉的鱼堆中翻动,水花四溅,银鳞纷飞,在晨光下折射出点点碎金。旁边菜摊上,鲜嫩的青菜带着新摘的露水与泥土的芬芳,码放得齐齐整整;卖豆制品的妇人,手指被浸得发白发皱,却依旧麻利地切着豆腐,刀落处,方正如雪块的白嫩豆腐整整齐齐排列开来。立于喧嚣之中,看着妇人们忙碌时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,它们像生活刻下的沟壑,里面却盛满了清晨的光线。讨价还价声,吆喝叫卖声,还有熟人相遇的寒暄,市声鼎沸,直冲耳膜。这声音里,有生计的辛劳,却也饱含一种浑朴热辣的、不容置疑的生气。生活于此,既在讨价还价里,也在湿漉漉的鱼鳞与沾着泥土的菜根之上——它如此结实具体,如此草根般扎根进泥土,又如此葳蕤地向上生长着。

回到厨房,我轻轻旋开盐罐盖子,里面结晶的颗粒正安静地躺着,在光亮下泛着微小的光。这平凡而必需之物,何尝不是生活本身。它无须大块挥洒,只需以心为筛,筛落那一点点的细碎光尘,抖落在日复一日的旧帛之上。生活终究是一方褪了色的旧帛。然而,那窗台枯枝上悄然萌发的新绿,旧书页间无声低语的笔迹,乃至菜场中带着泥土气的喧腾……这些瞬间,皆如偶然洒落进这平凡日子里的晶莹盐粒。它们细微,却足以点醒味觉;它们朴素,只需一撮便足以点醒整锅汤水,令其滋味绵长。生活的鲜快感并非远方招摇的旌旗,而是于庸常巷陌里踽踽独自行时,蓦然瞥见墙角探出一茎幽兰;是低头俯察中,对万物那永不熄灭的生机,所油然而生的庄严敬意。

原来,活着本身,就是要在无数遍的重复里,不断认出那每一遍里从未真正重复过的闪光。

